

模块 1 视频课 2: Michael T. Osterholm 访谈

[00:00:00] 欢迎来到本课程的第一个嘉宾访谈视频，本课程是“疫情中的新闻工作：当前与未来的新冠肺炎报道”。与我对话的是来自明尼苏达大学的 Michael T. Osterholm 博士。我们尽量将访谈视频控制在 10 分钟左右。但这有一个问题，如果我要完整介绍 Osterholm 博士的履历，这将会占据整个视频的时长。因此简单来说，Osterholm 博士是一位董事教授，拥有讲座教授头衔，他成立了传染病研究与政策中心，一直担任政府的咨询顾问，同时他是两本畅销书的作者，分别是《Living Terrors》和《Deadliest Enemy》，主题为致命病菌。Mike，感谢参与这个课堂。

[00:00:46] 非常感谢您的热情介绍。不过您漏了一点。这些年来，你们教会了我很多与媒体打交道的知识，如果稍后有记者在这里对我提出质疑、疑问或存在疑惑，那么我得说，我也有需要向他们学习的地方。

[00:01:02] 您真是太谦虚了。非常感谢。我认识您很久了，也一直在引用您的观点，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您一直警告称传染病将要来袭，但美国和整个世界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我想知道，现在看到预言成真后您是什么感受？

[00:01:20] 此时此刻，我并没有因为能够预测疫情的到来而感到欣慰。现在对我来说最困难的事情可能是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且，你知道的，我们也许正处在一场新游戏的第二回合。

[00:01:42] 感染疾病的病例人数还要继续增加，才能达到我们设想的群体免疫状态，或使足够多的患者有希望获得某种免疫力，以防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再次感染。但现在的缺口非常大。美国的感染率大概为 5% 到 15%，但我们要至少达到 60% 或 70% 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点。

[00:02:09] 那么疫苗会来拯救我们吗？我希望如此，但心怀希望不是一种策略。我觉得我们需要对此非常谨慎，因为冠状病毒的感染存在一些独特性，这让我们难以研制出一种能够起到长期防护作用的疫苗。

[00:02:31] 我有些担心人们期望疫苗能一夜之间研制出来。我们还做不到，至少在未来 8 到 10 个月内还研制不出来。我们都要参与到抗疫之中，而不是仅仅把它当作公共卫生问题及医疗保障事务。在我看来这样的现状仍将持续，我们预想的疫苗还未研制出来，但最终会有疫苗的。

[00:02:56] 您不介意的话，请和我们再讲一讲，这个突发事件将会如何发展，特别是，它会持续多久。我听到有一些预言称，我们最早可以在 18 个月后研制出疫苗。

[00:03:11] 好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全都是猜测。实际上我们的避难机构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有一些杰出人士做了预测。其中有来自哈佛的 Marc Lipsitch，还有 John Barry，研究 1918 年流感疫情的著名历史学家。我们尝试作出一系列设想。我们说过，病毒的特性将会导致其继续感染人类，当我们达到群体免疫状态时，它才会停止传播。

[00:03:46]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病毒还在外逃，也就是说不论我们怎么控制它，它仍然能传播出去。我们看现在的情况，即使在亚洲，在一些已经宣布成功扫除病毒的国家，我觉得它们有一天会后悔过早宣布抗疫胜利的。这样看的话，疫情会如何发展？我们得说，我们不知

道。此前它显然符合流感疫情的发展模式，特别是与 1918 年大流感的模式相似，当时该流感在春季出现了一次全球性大爆发，爆发地主要为北美，纽约和芝加哥等城市受到严重冲击，但明尼阿波利斯市、底特律、巴尔的摩、波士顿和费城等城市却未出现疫情。然后，秋季又迎来了一波疫情。

[00:04:35] 那么新冠肺炎也会重复这样的模式吗？肯定会的。从现在到夏季，疫情可能会暂缓，然后它会在疫情最初爆发的 6 个月后卷土重来。2009 年的流感就是这样的模式。

[00:04:53] 报道 2009 年 H1N1 流感的记者还记得，该流感整体而言比较温和，它出现于三月末到四月。五月的时候它在北美出现了一个小高峰，随后流感消失。接着九月又突然出现流感病例，疫情在十月初达到高峰，当时美国的天气仍然非常温暖。

[00:05:18] 因此我觉得我们至少要考虑到这个模式，如果新冠肺炎也是这样的模式，那么许多人将会感染该病毒，导致秋季出现一次疫情高峰。

[00:05:28] 在我们的其它设想里，其中一个设想是，疫情将不会出现大高峰，相反它会像丘陵一样，上上下下，起起伏伏，按时间在各地出现波动。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直到我们接近群体免疫状态，或者从现在起它会一直持续缓慢传播。

[00:05:50] 我们不会看到大爆发的情况，因为至少我们采取的一些隔离措施有希望能发挥作用。但我们得承认，我们还不能下定论。我敢肯定的一点是，这个病毒不会停止传播，人的意志无法左右病毒的发展规律。

[00:06:11] 刚才您提到了一些亚洲国家的前期经验，在开始录制之前我们提到，学习这门课程的记者来自世界各地。在提到这点的当天，我们有 5000 多人报名参加这个课程。

[00:06:28] 因此我很好奇，回顾过去的 4 个月，中国以外的疫情处于哪个阶段？您认为有没有哪个政府或行政管辖区在应对疫情上表现特别出众？或者有没有哪个抗疫模式值得我们效仿？

[00:06:48] 我认为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有些地方取得了中期胜利。但是我要再次强调，在疫情结束之前这些还不是真正的胜利。对于有天然隔离优势的国家，比如像新加坡这样的岛国或地区，它们确实表明天然隔离带是有作用的。另外新加坡早期的抗疫工作也非常出色。他们当时有一个盲点，那就是他们的外来务工人口是该国非常主要的病毒来源。

[00:07:28] 其它地区比如中国，中国采取了目前为止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限制措施，这个规模堪称近代史上之最，这些措施在总体上成功扭转了武汉市乃至整个湖北省的可怕局面，但整个中国仍然有新增病例不断出现。

[00:07:53] 广东省出现了一些状况，中国北方与俄罗斯的交界处也出现了一些状况。

[00:07:58] 我不明白的是，中国每日通报有 100 名无症状感染者，但为什么它只有两个慢性病例。这说不通。现在中国正在恢复近距离接触，此前武汉一直避免近距离接触，几个月以来湖北省也是如此。但我觉得这还不是定局。

[00:08:21] 像新西兰这样的国家，新西兰让我感到很亲切，我爱新西兰，我认为他们的抗疫工作非常出色，控制住了岛上的疫情。但他们宣布病毒已经被扫除，这忽视了一点，明天可能会出现新的感染病例，这很可能会使疫情卷土重来。

[00:08:47] 我认为我们仍然有许多挑战。我想说的是，有明显证据表明，在疫情早期，如果我们能通过检测和大规模追踪密切接触者来发现病毒，那么我们也许能消灭病毒。

[00:09:03] 但同时我要说的是，如果在秋季爆发这样大规模的疫情，那么它会彻底击败我们的检测工作。对我而言，这就相当于在巨浪之前堆沙堡，检测工作将不会起作用。

[00:09:20] 这正是我们担心的事情，世界上许多地方会爆发秋季疫情吗？此外对于新冠肺炎我们仍存在许多困惑。我们谈到一些国家，如意大利，但我们想说的是疫情严重的米兰伦巴第大区，然而意大利南部的疫情却不严重。美国也一样。相比其它地区，为什么纽约的疫情尤为严重？

[00:09:42] 我们仍有很多问题需要弄明白。但我知道我可以肯定一点，那就是新冠病毒将持续感染人，它在群体免疫状态下将无法传播，我们将需要群体免疫或疫苗来抵抗病毒。

[00:09:59] 毫无疑问，您是美国最杰出的流行病学家，在美国政府机构之外供职，也许我们应该为此感到庆幸，因为供职于美国政府的许多流行病学家一直以来比较沉默，没有达到一些人的期望。

[00:10:17] 因此我很好奇，您能不能说一说，不仅在美国，在全世界，流行病学家在疫情应对中要扮演什么角色？他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担当发言人的角色，帮助公众了解复杂的疫情？

[00:10:35] 你和我都清楚，美国疾控中心及其总体的公共卫生工作十分重要。

[00:10:42] 我现在可以这么说，在整个抗疫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词是数据。我们的数据。我们需要数据，而数据来自公共卫生领域。

[00:10:53] 我们是否在关注社区里发生的疾病事件，我们如何应对爆发的流行病，当我们实施某些控制措施时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的数据。我觉得疾控中心与公共卫生部门的缺位，在于公共卫生缺乏应对。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想要敦促世界上的各个政府，不论你们属于哪个国家，你们都应该发挥公共卫生体系的作用。

[00:11:28] 疾控中心恰巧在流行病的预防和规划方面拥有丰富经验。他们知道如何应对流行病的爆发，他们清楚疫情的种种状况，然后通过有意义的方式将信息呈现给公众。但是在公共卫生的应对上，我认为这是目前存在的最大遗憾。

[00:11:48] 此外我们还面临另一个挑战，我们从公共卫生领域中得到一个认识是，我们并不是万事通，而我们的工作要求我们说真话。

[00:11:58] 真话就是我们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并且解释我们是如何得知的。如果我们不了解，那么就直说说不了解，然后解释我们打算如何获取相关信息，以便采取应对措施。我认为这是公共卫生工作的特点。公共卫生要讲求信任和公信力。如果缺乏信任和公信力，很多措施就难以在公众中普及，所以信任和公信力非常关键。

[00:12:23] 在很多年以来，公共卫生体系在这方面一直非常成功，它让公众信服他们推出的是正确的做法，并给出原因。我认为这种方式正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我想最后再提一点，

我知道这是公共卫生方面得到一个理论，我非常担心我们将来的日子，我觉得将来的情况会更严重，而不是更和缓。

[00:12:49] 这需要我们有一定的领导力，类似于罗斯福总统的“炉边谈话”或丘吉尔在二战中的讲话，他们都说出了残酷的事实，但他们以善意和感同身受的方式讲出来，这种方式让我们觉得我们一定能渡过难关，我们最后一定能走向胜利。

[00:13:12] 但我们如何走向胜利取决于现在我们怎么做，我们需要团结起来。这一点我在一开始就说过。最近我们听到红州与蓝州针对病毒的应对问题进行了多次争论。等到我们抗疫失败的时候，美国根本不会再有红州和蓝州之分，这些州将会是各种颜色。不论你们是在一个 15 人的社区，还是在一个 5000 万人的大都市，疫情面前不分你我。在公共卫生面前也是如此。不论你们生活在哪里，不论你们做的是什​​么工作，我们都需要帮助提供数据，让公众了解这种病毒的危害。

[00:13:54] 我们转移一下话题，从人类的公共卫生转到更大范围的公共卫生。在您的职业生涯早期，您倡导了一个概念，即大多数人了解的“防疫一体”，在这个概念里，人类和动物，包括野生动物、家养动物或食用动物，在面对来来去去的微生物和病原体时，我们应该将人和动物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我们确实也看到，新冠肺炎是一个一体性质的健康问题。这种病毒从野生动物传到了人类身上。

[00:14:27] 因此我非常想知道您的看法，您认为我们有哪些工作没有做？我们应该采取什么监测手段来发现这类事件，即病毒和病原体传染到人类身上。我们有哪些工作还没有做？

[00:14:44] 在 19 世纪 60 年代，当时发生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为现代公共卫生工作提供了一个警示。当时伦敦的 John Snow 医生发现，[00:14:55]霍乱主要是通过私营公司建设的供水系统来传播。在某些地方，霍乱甚至通过伦敦某处的一些水井来传播。当时人们还远远不知道这种细菌叫霍乱。[00:15:15] [0.0s] 公众知道这个提法是因为一个事件，当时 John Snow 没能说服大家，让大家不要喝某个水井里的水，所以他在天黑的时候，亲自去把水井里的抽水泵拉了出来。这个故事经过了一定的美化，因为后来伦敦开始理解了他的观点，也非常赞同。但这个故事的启示是，预防流行病关键在于采取预防措施，而不是爆发后不得不应付。

[00:15:48] 我觉得我们现在要认识到，“防疫一体”真的是非常重要的理念。如果我们能弄清楚这些病毒、细菌和寄生虫是怎样在世界上传播的，那不是更好吗？包括它们怎么从动物传染给人类，会导致什么后果。而且不用提醒我们也知道，某些蝙蝠物种是非常主要的传染源，能把特殊的病毒传染给人类，并且会给人类带来大麻烦，比如埃博拉病毒、尼帕病毒，甚至说我们正在讨论的新冠肺炎病毒。

[00:16:23] 所以我们需要更加全面的应对措施。我们对于病疫防御基本上是口头支持而已，但是对于军事防御却投入巨大，这也可以理解，毕竟边防也很重要。但我认为，这些微生物已经让我们清晰地认识到，我们的边防在微生物面前漏洞更多，风险更大。今天它们在世界的某处，明天它们可能已经传播到了全世界。因此作为公共卫生领域的从业人员，我们要问：“我们要怎样做才能为防疫拉到大​​众选票？”

[00:16:59] 我们要明白动物出现了什么情况。我们要明白亚洲的水产市场将会一直是危险的区域。

[00:17:07] 然后我们是怎么做的？我们要知道，当我们检测新冠肺炎这样的病毒时，我们需要有预备措施，例如，至少疫苗平台可以直接拿出针对冠状病毒的疫苗，这些疫苗说不定对新冠肺炎也有效。但我们并没有这么做。我们对公共卫生只是口头支持。即使有支持也会在职位和资金上被削弱或削减。我们需要在防疫一体上投入更多关注。

[00:17:36] 防疫一体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接触的很多疾病最初来自动物。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担心人们会误解宠物和冠状病毒的数据。

[00:17:52] 可能有些人仅凭非常有限的的数据，就建议我们除掉我们养的所有宠物，因为这些数据表明宠物可以感染病毒。对世界上很多人来说，宠物可以决定他们过的是孤独的人生，还是充实的人生，所以这可能会是个挑战。

[00:18:11] 所以我非常赞同您提到的防疫一体理念，而且我要反复强调，等我们结束疫情后，我们须要回头看，回顾这些情形，去了解这个疫情。我们要用新的眼光去看待它，因为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疫情还会重演。走出疫情不代表结束。新冠肺炎不会是最后一个流行病。我刚才也说过，在新冠肺炎的 9 局抗疫赛里，我们才来到了第二局。但更重要的是，在总体的生活中，我们的抗疫才刚刚重新开始。

[00:18:47] 我从来没有忘记，几年前您让我读一本书，叫《China RX》。这本书揭露了美国和西欧国家所常用的药品和医疗用品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海外生产，当遇到紧急情况时，那些生产国可能会将药品和医疗用品国有化，比如印度和中国。而现在这个预言成真了。

[00:19:12] 看到西方工业化国家在个人防护装备和一些药品上处于这样的境遇，您认为等我们走出疫情后，我们需要以某种方式重组制造、食品生产和贸易吗？

[00:19:35] 是的。在研究传染病问题和发现我们的弱点上，您一直走在前沿。我在 2005 年写了一系列文章，分别发表在《Journal of 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自然》杂志和《外交》杂志上。这些文章指出我们为什么在流行病面前不堪一击，并敦促我们做好准备，这是我们亟需要做的事情。我真希望现在是 2005 年。老实说，当年的预防准备做得比现在好得多。

[00:20:04] 为什么这么说？这和 2003 年的情况是同一个道理，当年非典型性肺炎在中国爆发，然后传播到世界上。当时没人担心中国的供应链有风险，也没人担心世界会因此受影响，因为老实说，当时我们还不依赖中国生产大量急需用品。但从 2003 年到现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上的私有部门经历了重组，于是许多关键的供应链均布局在中国，许多在日常生活中绝对必要的产品均在中国生产。

[00:20:39] 大约在 18 个月以前，我们启动了一个由沃尔顿家族基金会赞助的项目，旨在研究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以便决定我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来帮助世界上的许多高收入地区应对药品短缺的问题。

[00:20:54] 研究结果发现，我们发现在美国有 156 种药物可以归为关键的救命药，这是患者必须立即使用的药物，比如患者在急诊室里、在救护车里或者在重症病房里。如果患者不使用这些药物，他们会在几个小时内死亡。

[00:21:12] 我们看这些药物，这 156 种药物全都是仿制药。其中有 62 种药物在武汉爆发疫情之前已经处于短缺状态。超过 85% 的药物完全在美国以外生产，而中国和印度是主要的生产国。

[00:21:28] 正如您在引入问题时说的那样，当新冠肺炎传播开来并且这些药物的需求变得更加旺盛时，中国和印度都开始收紧对全世界的出口。我们现在尝到了苦果，我们正在追踪将会出现短缺的药物。

[00:21:47] 其实在美国，就在上个月，我们即将耗尽一种药物，这是医生给病人插管时所迫切需要的药物，我们不能直接把管拔出来。没有药的话那些病人无法插管，因为他们拔管时会很痛苦。如果我们钱没用完，药却用完了，这难道不是大问题吗？另外说到抗生素，我们在美国使用的抗生素有 85% 完全依靠海外生产，其中印度和中国是主要的生产国。

[00:22:19] 我们非常被动，我之前也说过，我们有许多药物已经处于短缺状态。即使是现在，有些药处于分配状态，这表明现在的情况非常紧急。如果我们要提升应对能力，那么我们需要增加药品的数量。

[00:22:35]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回去自问：“我们要忍受这种薄弱和不足吗？”实际上我们国防部的整个药品供应在面对疫情时也非常脆弱，这点和大家一样。

[00:22:51] 设想一下，如果国防部说：“我们打算把军火生产外包给中国。噢对了，我们准备要开战……”那一定很疯狂。所以我认为，等到疫情结束以后，我们会看到许多私有部门会后退一步自问：“我们要把供应链都放在海外，导致自己陷入孤立被动的境地吗？如果产能过剩怎么办？”这需要谨慎，我们现在非常被动，但如果未来我们遇到类似的情况，这会是非常明智的投资。从抗疫的标准来看，把生产外包给海外的经济成本是无可估量的。

[00:23:32] 现在我们需要明白应该怎么做。我们一直在买保险，没有人希望用到保险的赔偿政策，比如人寿保险，但我们仍然买保险，因为我们可能会遇到灾难。而在供应链方面，特别是救命的关键药物，或您提到的其它物品，如个人防护装备，我们需要重新评估我们怎么确保供应。我们不仅要重新评估，还要为未来做规划。我们如何确保不再陷入无库存状态，这种状态让我们面临着巨大风险。

[00:24:09] 我们看一种主要的必需品，它在全美的产量是 9500 万，每个月可以使用 3500 万，但纽约一家医院每个月就消耗 200 万，你们可以从中感受一下，如果我们等到最后一刻才着手筹备，那么我们的实际应对能力如何。如果我们不大量储备，如果我们没有规划，那么我们就会出现短缺。

[00:24:30] 这是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的一个教训。希望我们可以为未来做更充分的准备。

[00:24:39] 很高兴您提到了您在 2005 年写的文章，因为我面前正好有其中的一篇文章。2005 年，您在《外交》杂志上这样写道：“某一天，等下一个流行病爆发又消失后，必定会有一个委员会像 911 事件调查委员会那样，将被委以重任，去调查政府、企业和公共卫生领导人在收到明确的警报后，他们的备灾工作做得如何。调查会给出什么判定呢？”Mike，对此您的判定是什么？

[00:25:19] 好，那么现在我把自已当作一名裁判，从现在到疫情结束的时间段里，我来判断哪些是好球，哪些是坏球。然后我在事后坐下来，回顾整场比赛，评论比赛中的投球技术和

教练技术。现在我坚持认为，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我希望每个人都行动起来，不要去顾虑国籍、领导层或其它因素。

[00:25:49] 我觉得我们要吸取很多教训，我希望随着时间推移，新增病例会减少，然后我们在疫情后总结经验。我希望是这样，但我之前也说过，心怀希望不是一种策略。我们要行动起来把工作做好。

[00:26:07] 最重要的是我们真的能这么做，我们真的能总结经验。我们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因为不断总结经验和不断从中学习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这么做，我们必将重蹈覆辙，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经验教训。

[00:26:25] 感谢您在这个课程中分享您的智慧。我非常感激您能参与这个课堂。

[00:26:32] 我想最后再说一点，我非常想指出来，那就是感谢你们开设这门课，因为现在，让公众了解实情非常重要。在这个特殊时期，我们需要把正确的信息传递给公众，不要让这些信息经过审查过滤，或通过某种扩音器传出来。现在记者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所以我想对所有记者说，请不要放弃，不要停止报道，不要回避艰难的问题。不管采访对象是谁，不管是我还是其它人，请你们尽管提出艰难的问题。因为我们如何战胜疫情，我们如何渡过难关，我们如何在某一天回顾疫情和总结经验，这一切在于我们掌握了什么信息，何时掌握的信息，这些信息从何而来，有谁知道了这些信息。而新闻报道在其中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我认为新闻报道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我要感谢你们，不论如何，在能够报道时，请尽管做你们的工作。

[00:27:32] 好的，我代表参与课堂的几千名记者向您表示感谢。

[00:27:39] 谢谢，谢谢，再见。